孤樹裒談

孤樹裒談卷之十

武宗上 正德紀元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illegible]魏彬丘聚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時稱為八黨而劉瑾通文墨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要干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本用受大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礼監要了於是傳 旨盡數收回新用者謂地方大小備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依弘治年間例奏討長蘆運司官鹽戳至南京變賣銀兩買办縂

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戶部尚書司屬官李夢陽王崇文
徐廷用等以名節相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可准鹽課
織造於是執奏再上
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夾帶
私鹽沿路害人 上曰內官固害人文官亦有不好的李夢
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閹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
言之可為痛心
英宗御一王振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拏問付之菹醢戶部
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內應
內閣劉健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為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
之會天晚待明日發 旨將瑾等下獄李東陽與瑾有舊素
敬東陽行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於瑾左右有

以王岳等奏告瑾者瑾等恐遽至
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以為然次事
瑾等曰君待明日瑾等遂不得見 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
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頷之瑾等出傳 旨夜捕岳等
係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
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
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
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
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戎之事至
形于劇戲 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等三人自陳準致仕
內李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
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
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于朝陽門外創造玄

直覗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淮捕瑾之事為真適有進納内府折銀者内有假偽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罷職為民令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元所得適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璿册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副使姚祥赴任擴迎人夫馳驛俱奏之捕下獄崔姚枷于西長安門外張偉枷于通州張家灣公卿奏乞寬宥始仕充边衛軍自是内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得矣

双溪雜記

○弘治間内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其仕顯達者河南則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鐩湖廣則劉大夏王儼熊冲等健與文升等雖同卿而不阿比文升兵部毋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竟止之票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夏作論之令文升回話認罪

許進爲戶部侍郎同[illegible]與順銳統師出宣大御史周[illegible]

娀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少緩

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以爲媚李燧爲鴻臚卿年

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升薦劉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

夏爲兵部尚書與文升宇有隙因

孝廟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

上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

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兇東陽與大夏同時爲族

吉極相厚王儼與大夏姻親焦冲以廣著由山東布政巡撫

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

戶部侍郎文升特爲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劉宇不得遂

一日兩廣巡撫缺文升首薦焦冲上聞從造吏部辭之守后

門吏不通冲即從其吏于門外後冲竟陞右都御史巡撫兩

廣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屡疏論之遂令致仕刘健在内閣居首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无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学副使不寿卒自来居内閣不黨比故旧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奉与程敏政齐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内名士多出其門往〻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逈知惋悔峯用真才实学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数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变将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刘瑾事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变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斷数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変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重于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与東陽

文厚在名士之流與東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
少逞夢陽之奏亦九卿大臣景從之文後亦不敢略出商量去
全之策皆氣攝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因事係獄罰米
千石輸二子皆罷官夢陽亦不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
人老妻者告曰皆公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
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耶瑾遂釋之令致仕乃贈以物曰
後當復用東陽焉終贈太師謚文正人之禍福不測如此垌
○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戶邵琪已
得 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于 上前谷大用所鎮守臨清
太監言傳 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于法
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
王瑤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身二包納京庫粮草所得利進于

内璫自為旨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刘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粮之理 上以為不知瑾遂枷其攬納戶于戶部門外令犯其枷不得屈伸皆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瑾罪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瑾令吏部尚書許進奏鎮守太監奉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所譖并去進帰河南聚宝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禍豈至正徳五年而止哉 同上

○刘瑾既入司礼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断初亦送内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専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録騰寫府部非衙門官禀公事填滿其門自科道部属以下皆行跪礼郗

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語內寫劉瑾傳奉字樣瑾覆數多違
大怒罵之都御史屠鏞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
數其罪御史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
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太武群陛賞餉
送內閣票旨內閣官亦出己見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
除弊瑾既奪內閣權舉東陽外焦芳楊廷和皆瑾引用而東
陽尚保富貴一任瑾所為芳前為萬安所惡自翰林調除外
任深恨之與南人相處如冰炭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復舊
昔時弊多陰助之自以內閣官所已用不復短之矣同上

○正德二年條

上御經筵講畢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
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

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盡打發南京去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璡否廷和曰璡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知必以我輩交璡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璡璡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璡遂廷和而踈忠其賣友如此劉健謝遷既去李東陽獨留引王鏊入閣焦芳為吏部尚書芳專在閣尚書入閣自芳始併劉宇為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璡元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瀛儀邀激瀛同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瀛言于璡必傳

旨令人補廷儀仳諸覬宇極盡交媚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奏草皆專廷儀草之武舉取又塲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為主考

旨廷儀立議改舊制因瀛通情于璡璡傳旨陞南京戶部尚

書奉民悅以廷相代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

見任未有缺廷儀復誘于宇托朱江求刘瑾取入閣許詡進
旋許之下手勑服廷和閣办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
儀以白金幷金銀器二千两托朱泚陳于刘瑾大悅納
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刘宇代之曹元与刘瑾覩旧陞至兵部
尚書見代宇李東陽楊廷和嘗与同事廷和感宇引薦恩故瑾
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宇得保全廷和引門生侍郎靳貴入内
閣專管誥勑曹元去梁儲刘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靳貴代
之　朝廷以礼部尚書費宏代貴臧之後進謗斥罷宏仍以
貴代宏楊廷和丁憂楊一清代一清貴致仕以蔣冕毛紀代
正德間居内閣者東陽一清皆以文名廷和蔣冕奸邪志合
遂乱新政　同上

○正德三年刘瑾行事凡務嚴刻動曰一百五十斤大枷匕号
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盗粮報数不明枷于東西長

安公主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示枷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給事中許天錫鄒夔因事皆并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專權亂政瑾矯旨廷杖 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同上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董故地置酒泉郡隔絶匈奴与羌酋通路宋俱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加峪關 關外亦置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白山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府其酋長皆東夷乃內附設衛州外捍逆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上亦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

罕馬天方国諸夷　勅旨往来自古控有河西修筋武備以

禦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爲精密守臣相継撫馭諸夷一一遵舊規不敢生事竊

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

阿木郎与達賊暗也克力引路偸搶殺死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

土魯番衣服尅留土魯番王阿黒麻遂率衆来哈密刀裂死阿

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爲不忍殺携歸土

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才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

加兵来則厚撫叛則拒絶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里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

回復令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孛剌并

然族陝巴掊尅陰誘阿黒麻子眞帖木兒時年十三歳来哈密

陝巴弃城走沙州直祢木児亦退避剌木城曰我来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来守哈密我帰本土无他意推鎮巡官差官舍蓋傑寺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過哈密撫諭奏帝仍令陝巴守国阿孛剌寺執迷不听欲真帖木児守城奄克孛剌寺将阿孛剌寺六人擒殺餘黨方絶畏服背傑寺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黒麻巳死諸子仇殺離散其祢木児不肯還願依奄克孛剌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懐疑生変執真帖木児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即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偶聴哈即欲許害之正徳八年走入土魯番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児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賚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与我段一萬將城与他差去使臣速打豁出来不求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

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上鱼番書聞且言逆虜所
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
西蘭州衛人也与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
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
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為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充
欽差總督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格不可与差官經
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逼番夷內逐逆賊請
勑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并共守哈密又勑赤斤并衛如
以番夷內侵併力扞禦御史張嶼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
復令彭澤總督且澤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撰
旨斥責尋外補鳳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
言治病者藥死二君奕棋者局死二師不宜並用二人總統
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自四川来甘州集延寧諸路万

余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
銀實以百万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成冠赤斤苦峪諸処殺
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為
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擁兵不救遣
使直造虜廷納幣二千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
都督四人奄克孛剌火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阿三
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驯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
者馬里木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
城印与了小段子兒甚麼稀罕我奏　朝廷綵衣膝闌織金
段紗羅銀器珍珠都發与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
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
奏阿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处立哈密事停當行取
回京巡按陜西監察御史安琉澄者真定人也澤為真定知府

時相者澤因托澄奏言陕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総統戎政
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
降事已寧退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决不可得時楊廷和丁
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陞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
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
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尔驕倨哈密之
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潰墊之路要我以難從之事
后來之变故无形非愚臣所能逆覩靳貴令陞完寢其奏澤
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
印献还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
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陞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
雍奏復請乞留彭澤在甘肅俟寫亦虎仙等回処置停當京
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正德十年閏四

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到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
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求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廿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
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虎
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
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
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鑑固是亦得轉南京操江
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
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
狂寡謀即來以綵帛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朵思還
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可令其從忠順王回密居留虎都六
寫亦火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書
火者他只可化赤斤苦峪之時由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

手循換椅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国是復何面目立于

地問昆不能遏亦恩馬因非回以虜留二夷告迷瑠滿速兒

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来占守哈密差刺火者并来門

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并未

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徒監責打如箭射而

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為奸細撻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

牙木蘭来瓜州俟斬巴等不回遂直犯肅州撫兵官史鏞

自甘州領兵来防禦九疇以粮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

遊擊將軍芮寧參將將存礼出兵禦之番兵鋒逆鋭芮寧全

軍敗没將存礼幾不免攻破岩堡殺掠人民甚衆九疇惶懼

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有謀為内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

再擾乱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初亦遠出禦于

郊番即而疑其為变撫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

番皆於賊退後捕殺斬已恐其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大寫
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係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
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賂一千五百匹惹邊患与
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
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半求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
兵部會吏部諸衛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
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
文貴托是為寧之收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
中汪玄錫其劾奏李昆非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
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敕切責昆其戴罪防禦
事寧勘究至是兵參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
春勘前事大斈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
春出毛紀門下負緣恂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職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皆臣至与趙秉劾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奏同奏一死其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專務疏闊乞令法司按究議罪毛紀与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竊嘱付澤且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明隸知府殷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珤承望內閣風旨以為大臣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乃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因納賂虜廷失信夷人致貽后患於国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然多是兵部而死二人為李昆庇者[illegible]上深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illegible]印滄游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illegible]

官于午門前擬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致
与段廷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边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国
喪師皆充軍詞時楊廷和丁憂服闋任閣与蔣冕毛紀票旨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黄臣趙春調承差
因是憾兵部尚書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今
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黄臣趙春原
擬開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旨以瓊為勾引奸夷科道劾
本原無勾引奸夷字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干夷
情關係重大不敢從逆和怒司詰法司乃以寫亦虎仙問結
後叛入罪死奏獄連及[illegible][illegible]差服即夷使火者馬黑木友
受寫亦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与寫亦虎仙罪同死之竟与瓊
充軍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係獄承廷和氣

旨上言瓊害澤躁競乞罷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催取彭澤其
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
御史既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事皆被殺聚衆兵
三萬余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屠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
砦屠戮人民甚衆禍甚慘皆楊廷和彭澤毛紀蔣冕結黨亂政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為滑經元惡彭澤附廷和
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所訴廷和乞下吏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相
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
劾澤洎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票旨謫曹嘉外任知
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者吮癰舐
痔小人也奏言廷和孤忠特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
于桂則道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也褒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票旨極是其說褒美廷和令速起視事廷和蔣冕思史道曹嘉因構陷已奸彼誣公論終不容再假言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閎与曹嘉史道議相合不附已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劾史道曹嘉閻閎危疑忠良変亂国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西僉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閎已陞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凡鑑等十九人相繼論救廷和票旨皆責之時称史道閻閎曹嘉爲謫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爲閣中三孽後宣府巡撫都御史臧鳳以贓敗御史郭楠劾兵部用人徇私給事中曹懐論澤門如市盖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自陳推致仕廷和票旨稱擬減給人夫食米楊廷和因主事桂萼論其爲權奸首亂大禮萼蒙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票旨爲

勑給驛人夫月米并廕一子世襲指揮將晃毛紀相繼去一如
廷和
恩典喬宇以附和廷和等亦罷免其後金獻民亦以交通边師
被劾去位其子檢討金皐以接授边帥書謫降湖廣荆州府
推官廷和子丁状元楊愼因伏闕叫哭雲南充軍史道閆閎等
嘉旨蒙
召还復其官天道好还其速如此　双溪雜記
○正德初賊閹刘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為名如郎中
方天雨但令名雨系試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為
可畏昔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
称末世之令非后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
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名称者悉皆禁革前后共
禁八字犯天字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字

亦改能之寺焉當時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録凡天字皆作夭字云出內閣意景泰中辛太宰謝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托其第璉曰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褻明年璉以逆誅无天之罪其兆于是矣璉誅而禁廠近有 詔人復其舊名矣 余冬

〇刘東山時維晚年肅州之謫雖弟出逆璉其实公同年焦閣老芳為之公焦素疕他焦特忌公名耳岑猛賂既行璉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徐都御史屠公鏞曰刘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璉勃怒詈屠恶語次當慕刘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璉誅於焦及吏部尚書刘宇乚秦嫉公者乃罷刘其輕議爽人迁從与潘尚書俱發遠戍璉初擬廣西边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来会独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

之公过六盤山寄西涯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还帰自六盤和前韵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其事意如此公之謫春當家难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為識其事中州子之云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死可无憾也已　　余冬

○刘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粮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内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瑾票旨逮係巡抚都御史管粮郎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过粮草拖欠價銀皆没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边儲漸乏　　双溪杂記

○刘瑾因戶部奏送各边年例銀两瑾以為

祖宗朝无此例命戶部尚書雇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数佐

以天順前无前銀例回报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邪撫边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边儲至是鈌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堡陝西民供不継奏送江南折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边鈌乏亦暫送銀補足数皆不多未有以万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琪与內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塩商皆其親識因与琪言商人赴边納粮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粮價多而得易办之便琪遂奏准兩淮運司塩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觧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边塩價積至一百余万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旧法也蓋洪武永樂以来天下塩課俱開中各边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塩利預於近边轉運本色以待開 中故边方粟豆无甚貴之時今

廢商人赴边報中之法雖曰得多而近边米豆无人買進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边儲逐令百姓每名織銀二两五錢准米一石盖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刘瑾竊柄之時答曰昔塩課在各边上納故无年例銀之送后改塩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边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塩法其必受其禍矣　双溪雜記

〇刘瑾既止各边送銀又禁商人報納边儲遂大匱乏因詢国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国初屯田斉斉故軍食自足后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斉斉屯田分遣胡汝砺楊武周東顏順壽非往各边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边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边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余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与都御史安惟學比較

中旨從尤甚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　双溪雜記

劉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内官瑾等數人皆封贈父母為都督都指揮母為夫人造墳葬祭誥命祭文皆内閣李東陽廷和等撰該部不敢執堂諫不敢言此第一結黨乱政大罪首自内閣奉行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求人郝序援例乞祭葬瑾以為洪武礼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李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修大明会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為壞

祖宗制書妄雜以近例毀其書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林官不諳事体悉調除南北部衙后瑾誅後修会典翰林官皆復原職　双溪雜記

○刘瑾用事以天下巡抚官非旧制又知天順間曾革罷乃得
各処巡抚御史俱取回惟边方及漕運都御史仍旧其余衙
門添設官員悉革罷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数頒為河宜
及取南京戸茶塩引由契銅板赴北戸部皆最合旧制
○正德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知巡抚都御史之任下與刑
名諸政刘瑾従之内閣何瑾意擬勅增入由是中宮以济剥
害窃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廖鏜剥取民財[illegible]
贊送数十余万于京师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歛[illegible]数万
後請　勅北起直沽歷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附年
括民財凌辱　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
部備事由送内閣写勅書有不由部而内閣自出勅者也畢
真之勅并正德間内官賜生祠額護勅皆瑾分付内閣李東
陽楊廷和創為之使東陽等执奏我輩不过講讀視草之官

不由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擬寫且參大明律結黨亂政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刘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並后東陽李論文正何所挾哉畢竟后以通寧王反逆夌遲処死天之報惡亦不爽矣 双溪雜記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刘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万两瑾等分用皆借貸于京師富豪家及回任括民財賠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双溪雜記

○户科給事中徐昂揚州人以論救韓文亦罷斥為民人昂嘗令如此行事問昂畢竟如何昂对曰予見瑾等非能以正道相助者三五年以後互爭黨見相屠戮矣后果如昂言 双溪雜記

武宗下

○正德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偽黔國公儆書又作魏國公檄書皆以誅瑾等為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吏謄寫于公生門外衛之瑾遂密旨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得之轉攀指覓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不獲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也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罷御道遺一帋帖、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乱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究竟死以得、

○春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无言雹者昔宋紹

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大李屋瓦皆碎李官申朝廷修謠言竄
逐稱硬雨北人所云亦有自哉　余冬

○正德四年巳巳劉瑾用事蓋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処響馬
強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甯杲于真定
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捕盜比例御史出差不得
以家眷隨今差杲等今携家眷責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
与守備指揮石璽会飲令人歌辭爲樂瑾之還奏之傳旨
降鳳鳴爲徐州兵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
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月無桃係盜賊入真定城用鼓以前導
金鼓之聲晝夜不絶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
張茂爲大盜窩主杲親往捕獲斬之以快其心霸州盜劉六劉
七齊彥名輩因是聚眾爲亂璸以捕盜功陞杲与毅皆爲都
御史仍專督捕盜　双溪雜記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謝恩後　召至暖閣叩頭畢
上取会試錄一本付司礼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內有白
票粘於錄上者三年積弊所刻文字錯誤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体面恐不好看但与先生每知
之耳臣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下外留管票上火頭承令
內臣送至閣是年大斈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
事出院后即省黨已得情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上疏乞休致盖已有先入之說矣
燕對錄
○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旧貯鉄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椀
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
鉄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声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
半畝以上火點著鉄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

鉄塊故能遠斃人馬边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焼者用之強不若鉄之威軍中鉄不多得則磁以継之可也飛火鎗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边皆知為之不着寧夏近作戦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輜上横上鋪床左右附稅俱孔造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為車前脚行則鉄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竪草近身為縄綯装搭什物臨戦時鎗銃之娄惟四人便之入夜下営人与車泛車之取于戦陣大抵防衝突耳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余

〇都氏養女率貨視之稍麗黠者以束裝以待外方之求厚取價為勒鴇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要縢娣乎是以不謹累者蓋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姜崇要豆氏事豈易得哉豆京师崇文坊人也正德巳巳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时遭華林賊来攻城姜倉倅付豆印亟出集兵捍

賊勢不敵遂去又賊突入求姜弟得以刀傷姜妻氏哀救而免因執氏匕先其縱即沚水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氏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氏密与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処帰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焉鄉逃道旁井紿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死殯城南僧院事聞

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向嘗為喬侍郎姜高氏貞烈賦今聞氏事二人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姜弃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氏之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緣功陞同知而性素欠檢氏死才兩月即為媒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令死骨乃復有此丈夫媿于女婦多矣 餘冬

○正德六年八月十日流賊劉士齐彦名等肆乱北畿方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鄺埜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
急　上召臣東陽臣儲臣廷和至左順門内
上南面問曰賊在東師乃卜西出恐緩不及事遣令兵部追還
陸完等今東可否東陽对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内可至
臣東陽復奏曰聞賊船在水套自陷危地似難死官軍併力
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累失事机正坐此耳故
今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爾料亦无害臣東陽对曰今須亟勅東兩諸
將令嚴謹提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地鄰境不
許互相推調務在万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办事臣東陽奏曰臣等敢不尽心但今
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厪
聖慮俱合有罪

上曰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流賊亦是烏合之徒但恐一

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乞休未蒙矜允

即今勉強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帖當再陳乞耳臣廷

和臣永奏曰今已愈矣

上復加慰諭因叩頭出是日有羊酒之賜云　燕对録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他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號為響馬賊正德間內安得從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劉房覘

上遊幸之所及為響衆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某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听其便宜袭

捕惟以平賊為功不俞首級多寡不过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务止行有司擒捕已獲賞者各收安撫凞欲刻七年十余人胡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应增至數千敞束手无策揭一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将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务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行之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后施行令捕盜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敞不聽乞罷黜張永素悅敞不能留令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一清奉巡撫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务惠安伯張偉為総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問閣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綸総務之了亦不知兵所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刘六等經过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与供飲食若听撫待以

不死劉六爭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老爹尚能自踐其言乎皆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舡載至京賂權幸求赦不得遂大四出劫掠所至數万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劉馬都堂家秀全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己私家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㨿僃下獄罪當斬後中錫死獄中張綵並爵開仕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办乃命太監谷大用総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务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総兵官所統兵万余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而大用擁兵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筭又失将軍印駙馬游泰子隨銳冒功亦被殺遼宣府遊擊將軍許太領兵

至𣗳援銳僅以身免罷回京以与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毛銳甘肅人夷種也彭澤為同鄉素厚澤後復起為兵部尚書奏銳為總兵官鎮守湖廣時後生居言路者不知銳前失律之事惟御史張翰言銳老耄彭澤不宜用并言崔文奎老耄喬宇不宜用楊廷和惡之即令宇外補翰官宇在吏部凡不附廷和者悉外補人稱之曰喬外補云　双溪雜記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趙河朔之地煖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缓流死氷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淑宴魏使崔劼曰今歲所寒江淮亦氷七年之事可為之験矣　余冬

○兵部尚書何鑑見京軍屢失利不能速平賊奏令陸完帶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六扌地方又奏調宣府遊擊許太卻

帀大同総兵張復遊擊江彬入征内地而又令俱所受谷大
用陸完節制令二人居中於臨清駐扎　當時以部臣行陣
之兵遂奔逐散走之賊而又率制于大用完之節制而不敢
專行是以賊起自正德六年至七年秋二年始底平定皆
東陽延和何鑑等妹於経国之理処置乖方之所致也正德
六七年間流賊刘六刘七齊彦名等擾乱南北直隸山東河
南等処地方聚衆数万然多擄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
騎射者不及千人因東陽等推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
首驅逐脇從良民与官軍对敵弃弃所掠財帛奔逸而去
官軍争斬官報以云取所弃財帛以故馳賊得脱走妄殺平
入報功以万計每一遇賊斬獲脇從人首級輙報捷音陞勅
奬励谷大用陸完得奬勅十余次而賊首无一獲者甚至賊
已过而官軍遇　平民亦殺之以報功也江彬过異州入人

家杀二十三人有司中状諂陸完皆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池殺擄人民不可勝数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魚劉賊縱任但得賊徒首級則輙紀其功後賊过江大掠吴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滅帰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誾皆封其弟為伯陸完加太子少保一子為錦衣衛百戸其余權势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命陞者千余人紀功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于此　双溪雜記

○戸部侍郎許進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為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与刘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代芳為吏部尚書示公直不附瑾而実不与抗初進致仕時馬文昇為吏部尚書陝西張綵為文選郎中進子許誥為給事中屢劾綵文昇力袪之不可已綵以病乞帰及瑾用事盡京師养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赴京听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

芳為侍郎相得芳令謊是侍郎中萬于瑾以為綵巧人公之鄉
擢綵有才可用念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進已試調驗封其
中石確于文選綵已入而綵適到瑾欲復用綵說于進遂復
回用石確既以綵易之進退用綵而心甚銜之進素與史西
雍太相善太已致仕進欲起用之屢薦于瑾除南京操江都
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應每謀欲傾進以刘宇代之寶
間言于瑾曰詩尚書併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大平者則
悉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參將
朝廷屢綬薦不用今敢公李用部又揚于外曰公因太同鄉用
之非吏部本意瑾太怒立召綵入內詰問雍太則論未歷
何不備入奏內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
然於是以進為詐直票旨罷以欺罔斥之進退遂乞歸
○刘瑾欲專權不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於

上謂張永前京奏既可即日遂永出就道榜諸竟門不許放張

永入永知竟直趍至

御前訴已无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置拳毆之谷大

用等觧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觧由是永深憾瑾会寧夏事

变檄書首以誅瑾為名且曰非敢窺竊神器也而奔永并楊

一清往征之未至為变者已擒永等至寧夏因謀于途必

因此除瑾既至京內外頌永功因張綵張忠爭共訴于

上前以謂瑾激変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処

之 上猶豫未決甲曰必遲我輩皆為 虀粉

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而劾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变時漏下三鼓瑾不熟寢令牌子頭入問

曰 上安在对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

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府審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
遲處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陽
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二雄交作悉底平定歸功
于永乃封張永兄富為　　伯弟容為　　伯魏彬弟英為
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大玘為永清伯封爵
子朱德為永壽伯各給誥券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廕李東陽
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辭改
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敞
一子為錦衣百戶辭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
礼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
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安善奠荣四字為題
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穷字詩折点画為句極工巧永大悅
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穷苦之应遂

必不以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示功德於
亦不復傳刘瑾既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沓革改正而又云
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千人乘都不查究重内賄入閣
變乱官制如楊廷和者挽位如故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
為户部尚書孫交為户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魏彬奏起
李鑑復為工部尚書刘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朝致
乖宜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処盗賊并起而天下
不勝煩擾矣 双溪雜記

○初張綵為文選郎中每見瑾談論甚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
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刘瑾入閣以綵代之綵崇劝瑾令天下
諸司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贻
遠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絶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
節回饋送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衛獄捶死少監李宣

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同斂銀二万餘于瑾亡收出銀于承運庫李宣除長隨趙良除南京百户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仕其余因餽得罪者出𤼵剥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驕肆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狀亚頗𤼵衣冠之禍以成然綵在吏部惟知斂瑾共謀事同事者以為瑾之腠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為宇腹心宇过吏部調廷儀為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綵代宇廷儀不為綵所親有所私綵不听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官綵以為事在于瑾內閣不得与聞忽之東陽等以為還廢內閣舊共衛之及瑾被係亦捕綵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律同奏啓斬罪遇赦免死廷和等令都察院改擬同劉瑾同反罪綵病死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真謀反流其母妻子弟于領南不誅配綵為郎中時楊一清

嘗薦繇諳曉韜略堪任巡撫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变楊一清致仕僑鎮江繇薦于璉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繇被誣及一清亦不能救　双溪雜記

正德十年湖廣永州府道州致仕右都史熊繍卒于家時春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厲庶寮事切見繍存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餘年中法奉公推夷嫉惡不要時譽不希近功言无爽于屋墻行弗愧于衾影田房一守先業未嘗少有所增俸祿頒及同宗未嘗私有所入其在官也恒疏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貲廩人有羨亦作狀還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適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與既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死過斉之士矣或曰士知禮法孰不原清而熊繍之清失過于清者也人非堯舜孰能无過而熊繍之過乃清而過者

北栾何悠悠蒼天竟令子嗣无子过継復先夭死遺孫纔
未底成立繡云亡遠近聞知咸相悼惜巡撫御史秦金因於
輿命為其奏討葬祭兼請贈謚該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
迷視賞任感激臣生与熊繡鄰州旧嘗為其官屬下其人品
見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棺法应得謚九重日月实与照臨原
所司无由當建白耶臣近聞熊繡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
鄉听選大理評事許愷皆云繡过継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
人事向後就所知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芳名无人表章日
就湮沒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何之卒其門生屬吏其
子孫俱曾請謚善事張鳳翔孔璿之卒其鄉人嘗卹其家俱
蒙詔旨許縣繡之夫況視張戴彼二主事安能比擬臣用是
冒昧上言直為乞請伏望詢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
宸衷嘉賜謚號仍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

孫其孫曰后若恺補廢讀書就行住給德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乜薦善獲報理无或遺恭清
節以房庶黎猕之治未不為无補臣言雖近當義匪議私冀
下户部奏与其过繼孫熊瑞月米一石至廢補日住給請內
閣議旌簡云　余冬

○正德十一年江西有黑云紅云若相鬪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猶乜若攻城中人应之明年宸濠城王守仁率兵攻之
震澤長語

○正德十一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朧天雨氷雹
野中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趨大同又明日達
賊以衆鬪陽和向死二貝
上遂未邇回乃知天之仁愛矣　餘冬

○江西宗王宸濠負殘僭侈而以文行自飾正德二年知政帰

當官險賂刘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学生徒頌己孝行迹相申達巡撫巡按官奏聞降勅褒奬刑部侍郎李士实者南昌人素有詩名及書畫与李東陽交厚及致仕避寧王之害居別郡王必欲招致來南昌因厚遇之遂為知已陸完者蘇州人為江西按察使独為王所器重云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士实完皆以心附寧王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王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言時厌藩臬畏瑾虐害求退不得王因納賂于謙薦完与士实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令吏部奎完為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实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鄖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為不称改為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得陞兵部右侍郎瑾之敗言官俞劾完首開賄賂之門驟近風憲之職李東陽楊廷和庇之得保全李士实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陸

完官至兵部尚書上笑以老致仕璉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
瑕及完為兵部尚書王醉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
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与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
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
祖訓為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
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並及梁儲楊廷和靳貴陸完輩皆
除結之以求固寵臧之婿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寧王令鉞
教習江西伶人歌曲因鉞以通于兵殺觀書寄矣撫稱為良
出矣吳良之夫字也及是乞護衛臧金器銀宅藏於臧夫家
分能諸權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万打点
復護衛尚听其所為吾江西无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
密嘱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
廷試進士內閣官与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接

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此嘗為言事体重大合会官議
十五日中官扈明以疏下閣擬旨过東閣只請揚師付到門
諸公不必劳動廷和趍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也
田都借与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
何人也廷和与完俱宏知其奸状会言官交章論護不可与
遂共誅去宏譛宏下
上曰宏私鄉里取黄初及第且日乾清宮哭天下詔皆宏視草帰
咎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案選入翰林矣
不認罪遂宏致仕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横聞
武宗巡幸边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心懷異謀陰養盗
賊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呉十三等恃王金墳敢為巢窟出
行刻掠王与民爭田不得必令盗屠其家官司莫敢問刘六
刘七擾乱中原之后王瓊為兵部尚書申明律禁不許喧發

賊情醸成大患督責醉切省府戒嚴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
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係南康府獄
復為賊劫去兵部奏責孫燧許逵縱賊責限獲捕寧王恐
獲于已謀欲去孫燧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保奏孝行以
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乞朝廷嘉獎以固寵眷差人
齎金宝於臧夫処分饋查要後以書來命所差人曰事在司
礼監君与肖敬言事成即与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
史来梁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
寵日隆太監張忠附彬与錢寧有隙言欲借彬以傾寧及是
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朱寧与臧夫交通寧王謀而不軌　爺亡不知乎奏內稱
王孝訓
爺不孝世称王早朝勤政訓

爺乜不朝也謝仪者南昌人避寧王害捕校尉投赴京太監張
鋭逞入東廠緝拏奸事鋭信任之往來楊廷和及諸大臣家
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鋭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絶之御
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係甚苦聞孫燧等奏保王
孝行不勝忿播言王必反客謀于謝仪求張鋭為内助諷言
官諭王不法事仪言于鋭曰寧王必反將累公曷不早附張
忠江彬禁治寧王為自安計鋭深然之仪見楊廷和欲復革
寧府護衛以免后患又知江彬寵盛錢寧將敗許共成仪計
仪与熊蘭客以張鋭意托御史肖讙諭之張鋭張忠江彬等
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　勅復獎不可從廷和票旨曰朝廷处待親藩自
有常典鎮巡官御撫按屢章論廷和不与諸大臣議擅專差
官責諭革罷護衛從中客处不令外廷知一日晡時兵部尚

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趕問曰適聞錦衣
衛官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过廷和
宅入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如乎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
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忸怩曰寧德閒趙府有異志命趙
駙馬往諭事渫息今遣崔公亦此意也且革其護衛幸勿泄
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早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勅君
曰皆准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
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还護衛等語瓊
曰以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后遣之非密而不密行乎廷
和深恨不能遏乃留崔元令不行翌日宣文武官諭遣官
慙然始行廷和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不密而不可泄
者兵部因給事中孫懋易瓚之言議選精兵操江為江西盜
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累催不出先生盡力求批出兵部前

試俗兵之方死过此矣。延和默然。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葦護衛以為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星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illegible]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至程來矣後又聞宣召兵部不知事王大驚昔日擒荊王時[illegible]大監肖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过南昌寧王親見之[illegible]此來為擒我也既罷宴密召李士实夜議所処士实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举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等飾兵器明旦各〻謝宴帶甲露刃者数百人侍衛拜畢王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王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赴京燧曰請旨看許逵曰天无二日此是大義王怒曰尚敢如此无礼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尽擒三司官鎖杻係獄用布政司印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

親王三司奉兵之意給米募兵修理戰具夜以繼日十七日
王留中官守城自以妃脅世子登舟北出鄱陽湖令僉事潘
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參政季斆持檄諭降吉安諸郡命參
政王綸提督軍務為兵部尚書李士実為軍師督率護衛軍
并閱念四兵十三賊衆五六万人尽奪官民舡万余艘蔽
江而下九江府開門納之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鋭登城
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余日先是江西南安
贛州通連福建汀州漳州廣東湖廣郴桂諸処徭獞出沒為
患特設都御史巡撫南贛防禦徭獞然事權不專兵粮无処
集兵致討則深入山谷羅兵招撫則又肆出剽掠王守仁者
浙江餘姚人嘗奏劾瑾專權被捶幾死謫遠方驛丞後起用
陞都御史巡撫南贛時兵部尚書王瓊見
武宗遊幸豹房權幸縱橫天下多事恐一旦変起倉卒无措乃

奏督率天下巡撫都御史申嚴律禁修明軍政備禦非常必
有違慢即奏劾責治諸鎮聳然知奉法思患先巡撫南贛都
御史文森被命不赴瓚劾奏切責森以病辭陸完与森同鄉
奏准森在家調治病痊起用瓚奏有寔托疾死事起用不可
遂罷免及守仁代森素有濟時才又見兵部督率嚴励不可
偷惰乃上言乞听臣自由募兵積粮假以賞罰之權則盜可
息疏下兵部瓚深異之乃覆奏乞改守仁為提督軍務欽降
令旗令牌八面付軍前得便宜斬殺所在賍稅官錢得自嚮
用數月之間得精兵四万余襲破猺賊斬首无算民得安生
後建議添設縣治為久長計民生立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
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与同事通于近倖奏之瓚執奏以
為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江西鎮守斷
乎不可　惟江西有警則听南贛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勅守仁得便宜應江西盖兵部聞寧王蓄有異謀而陰爲之備也至是福建軍乱廷議調守仁往福建撫定守仁已過吉安府趍南昌寧王知守仁將過南昌遣兵逆之守仁預知返舟值風順晝夜回至吉安入城遂令伍文定集兵守城守仁以前奉　勅江西有事許調兵策應乃徧檄諸路率義兵急遣人徵調南贑兵四万余就令南贑知府邢珣戴德孺領之兵旣至向南昌破入寧王府其宮人并守城者皆自焚死遂統兵出鄱陽湖襲王王聞南昌被圍弃安慶回救遇于鄱陽湖王盡散金宝犒軍死戰伍文定爲前鋒軍少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三十余人伍文定立舟上火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然火焚之乘風火直入寧軍大軍繼之寧王并其妃婁氏投水王爲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余李士實亦獲爲南昌人乱毆死守仁囚寧王於南昌行

命奏捷有曰人徒見擒寘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為御而歸功

于瓊且曰傾

陛下罷巡遊勤政務不然天下豈独一寧王哉初巡撫南直隷

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变未得実奏日待勘報的実另奏兵

部尚書王瓊即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

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王守仁自南贛提兵來湖廣

巡撫秦金扼苗川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

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將七兵三千直

趍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時将官在豹房者各逞所

見敵策而

武宗又欲假親征南遊張忠見錢寧滅脊帯事敗又欲因此以

邀功及守仁捷音至

武宗已出兵駐蹕良鄉令人追回捷奏待至南京另奏得陛完

藏賄錢寧蕭敬奏用盧明等交通宸濠王往來書簡捕下獄籍沒家產蕭敬以　罰銀二萬兩贖免

武宗崩楊廷和竊柄陸完奏用寺皆充軍王守仁雖封伯爵以南京兵部尚書不令赴　闕受封爵守仁連章辞免以為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復録臣不言是掩人之善矣廷和竟寢不行且諷同鄉王珮論頊綏兵不奏通謀宸濠欲殺之不果蓋宸王雖蓄異謀而未發实廷和激成之殺戮无辜十萬余人果有陰報廷和其得逃乎黨廷和者猶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以比見錯云　双溪雜記

○主事閩人馬君思聰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皆死于宸濠之亂者甘泉為其詩序畧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者也不二其心而沉淵以報天子非忠乎寧殺其身以扞敵王之衝遏方張之寇正人心衛宗社非功乎故死而元功君子

不謂全忠焉是故死以成功，以正忠則其為德也大矣有
司覆上其事
天子曰宋以方忠節可嘉贈光祿卿廕其子賜祠額以旌之
○武宗崩時馬永成已死御史王鈞首論魏彬与江彬姻親近
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以王導大義戚親比彬仍令
在司禮監管事如故泰用先因交通寧王下獄抄沒矣廷和
票旨免死發南海子充淨軍谷大用張永皆降奉御南京閑
住廷和壞乱新政任情賞罰非此一端　双溪雜記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
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
焰焰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余家屋
十余間席捲而去船十余舸墜地為虀粉瓦石梁柱樹木星
散四飛驚死者三十余人至酉戌時乃東海乘雲而去是夜

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震澤長語

○正德中籍没刘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两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两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两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蛮滞二束金銀湯盂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璽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两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两　震澤長語

○内閣不設公座惟東西两凳相向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　宣宗嘗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无南面坐李曰東邉曾食具為南面彭又沮之會内送孔圣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礼太監至亦惟東西向正德初刘瑾崔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于凳之上亦

不敢正也故事太監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入内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謹是後不知何如也　長語

○刘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甞不送内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瑾意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候官至閣下問之然后下筆故瑾益四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四其悪也　長語

○正徳以来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将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廪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粮約数千万　長語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

官軍于內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為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長語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長語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國家後屬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於城下使軍民橫罹鋒鏑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天兵再易主將然後略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一日不念哉　蓉塘詩語　此無所屬姑錄于此

附錄

○正德中見素林公後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蓋時閹宦共伎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鵑起巴山春望微于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兗鉞威所傷豺虎乱公也惜鷗機諸葛能安蜀蕭曹本善兵開来優起詔猶作急流行老益所心壯憂惟白髮驚秋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蓉塘詩話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来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内歸心在可李君前下拜參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强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閑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以此規之毅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大謀逆公上疏發其事反為庶人所搆陷逮係詔獄瀕死者數矣內外為公訟冤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為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節感

上知遇愈自淬厲以經濟為已任知无不言言无不盡如疏薦林見素之矣辨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无罪諫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与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數求去既得請乃抵家即起為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无之日家无積餘廩无升粟故部使者以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其實也公平生議論不肯附和詭隨欲議禮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

此議公為求進者恐不然乎 俱同上

○古稱大器晚成焉況所以知未悖非遂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付楊一清亦以神童薦亦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付蔣冕十八為解元後宗丁丑為狀元官皆極品卑春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不然也 謏浮長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无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同上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異災紅雲若相鬭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上若攻城之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率兵攻之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內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銀八十一万四千余兩戶口商稅

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七淮塩
場塩課銀歲不下数万千五两各処税根折徵共一百三十万
余两雲南閘辦三万余两各鈔関船料四万余两馬草折徵
二十三万余兩塩課折徵二十余万两毎年入数共二百四
十三万七两送內庫成造等項十八九万两或二十万两官軍
俸艮三十三万余兩官軍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兩宣
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緊急奏討加
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万千八百余两
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爵水鑵儀仗等用共十
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來天下
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国将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主
戎二万四百余員武職十万余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

十九万六千余廩膳生員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項俸糧約數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隷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歲省糧儲數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万石　同上

○翰林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久為學士請外至云虛叨甘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同上